

## 丁鳳吟《劍》

鐵鑄的劍，經過燒熔鍛造；木造的劍，經過砍伐削修。在中國，俠客，一腔熱血，胸臆間吞吐萬丈豪情。背上，總背一把劍，濟弱扶傾，行俠仗義；在日本，武士，堅守道義，重誠講信。腰間配劍，表示身分，也是存在的證明。劍，不僅僅只是劍而已，劍，也是堅毅而不屈的靈魂。

去年，小雪初初過了，冬至還在後頭未至。清晨六點半，一屋子的寂靜未醒。

「喀啦」，在一屋子的寂靜裡，鑰匙在鎖孔中轉動的聲音格外清晰。半眯惺忪睡眼，我的目光穿過拉上的窗簾縫隙，看向家門口----只見大弟右手提竹劍，左肩上，荷著裝滿護具的大包，吃力地將鑰匙放入大包暗袋。我掀開被子一角，「哈秋！」羽絨被摺著的暖熱瞬間奔逃，寒氣讓我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腦袋瞬間清醒。我再次看向窗外，大弟穿著繡有校隊隊徽的薄長外套，黑色運動長褲，圍巾，毛帽，腳步稍不平衡地向對街的公車站牌移動。

這些，是他去年春天加入劍道校隊以來，每日，每日，不停歇的日常。

還記得幾個月前。「你們看你們看！這是今天教練發的竹劍！」一陣風似的衝入家門，大弟手中揮舞著嶄新的竹劍----嶄新的竹劍，套著透明的塑膠帶，劍尖和握柄處，包裹著潔白的棉布。坐在門前穿鞋板凳上，他迫不及待拆開封套，雙手緊握手柄，一揮。

「新招，是不是很帥？」小弟和我拍手叫好。小弟相準竹劍，飛撲，大喊：「我也要玩！」我們嘻笑、打鬧，淡黃色的竹劍，劍尖和

握柄處的嶄新白色棉布在傍晚的夕照中，有微微的光芒。

後來漸漸的，大弟每天走進家門的步伐，緩慢而沉重。每每他還未走近，我就嗅聞到微微的消毒水味——一道道傷痕，在他的手臂和雙腳，攀爬、蜿蜒。腳踝、小腿肚或大或小的擦傷，膝蓋大片大片的青紫交雜瘀青已是不足為怪的家常便飯。由於場地不足，他們總在水泥地而非木地板上練習。不比木地板有衝擊承载力、衝擊吸力，水泥地板，粗糙而堅硬——儘管穿著加厚棉襪，在持續的加速前進練習後，他的腳掌，仍因為不斷的摩擦而起了水泡，每走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地用腳尖輕觸地面，確認平衡穩定後，才能輕輕的將整個腳面放下；但就算如此，在練習強度一日日提升的訓練裡，這些水泡，彷彿輪班似的，無一倖免，一個接著一個，硬生生，破裂。他的身上，總是舊傷未除，又添新傷。每天，看他斜靠沙發，調整彎曲角度抬高雙腳，費力地清理傷口、費力地替傷口換藥，我不捨，但又知道不管說什麼都沒辦法減輕這些斑駁交錯的傷口所帶來的疼痛。「你怎麼這麼不小心？」這是最常說的一句話；而大弟回應我的，是沉默。

所以，我一直以為大弟遲早會無法忍受而放棄——直到，暑假的某一天清晨。

那天由於劍道教練另有安排，一星期前就宣布停練。因為昨晚睡眠品質極差，我一大清早就被鳥兒的啁啾驚醒。我心想：反正睡不著，不如到庭院——還沒走到庭院，一聲聲口號，節奏分明、頓點乾脆，穿透清晨的薄霧，鑽進我的耳中——只見大弟馬步微蹲，在中庭練習。他雙手執劍，劍柄被汗水浸濕處，原本包裹的白色棉布，混雜著灰塵，是灰黑色的；劍尖處的白色棉布，微微脫落，沾染塵土污漬，在晨曦中，因為陽光的反射，黑得發亮。

他的姿勢標準，兩腳疾速交替，前進、後退；擊打面、小手、腹，

「Men」、「Kote」、「Do」，一擊得分。每一個動作，毫不含糊、一絲不苟。竹劍在他的手中，靈活地以各種角度，舞動生風，不是道具、不是武器，人與竹劍，一體。一揮劍，他大喝，長嘯破空——竹劍不再是竹劍，他也不再只是他，兩者共生，不隨東西南北風。破空而來的劍氣，搖落草木花葉，讓大地為之搖撼與震動！

此時此刻，大弟的側臉線條，在朝陽下，深邃堅毅。我驚覺跟在我背後的、可愛的弟弟，已經長大，成為比我還高大的挺拔男孩。手執劍的他，已經準備好，踏上生命長征的旅途。揮劍，用無比的氣勢和破空的劍氣，捲起屬於他的驚天旋風。